

错位的星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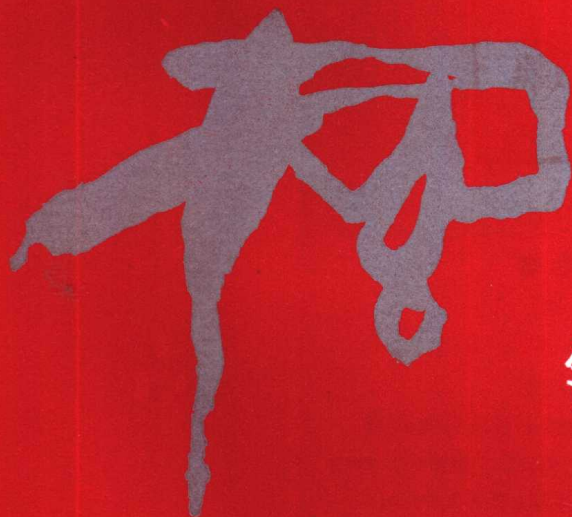
红 柳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I247.5
1768

37964



错位的星座

红 柳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(陕)新登字001号

错位的星座

红柳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375印张 2插页 276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500

ISBN 7-224-02029-x/I·481

定价：6.1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畸形年代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作品以平实的叙述、生动的故事和斑驳的人间世相向读者展示了普通人的命运和忧乐。一场浩劫，殃及千家万户，相里明珠爱情的畸变，乔冬晨人性的异化，无不在“文化革命”的孽海里造成。作品展示了一个青年工人的毁灭过程，对读者有反思和惊醒作用。对一场浩劫从萌发到成灾的描述，对生活较少作主观提纯，从而再现逝去的历史，故作品有社会学的认识价值。作者一直在基层工作，创作这部作品历时近20年，其忠于文学的不屈精神本身就是一支奋斗曲，愿广大读者由此获得事业的借鉴和生活的启迪。

K11/23

第一章

乔冬晨一直搞不清楚，他姐姐乔若菊怎么一下子就看出相里明珠是个结过婚的女人。他问姐夫梁论章：“我姐为啥说人家是个结过婚的人？”梁论章说：“我看没什么根据，不过是怕你上了坏女人的当。”其实他问过乔若菊凭什么怀疑一个姑娘的清白。乔若菊说：“凭什么？凭我生了两个儿子，活了近40岁，当了15年大夫的经验。”

相里明珠是厂里有名的漂亮女人，已经有好多次惹得不摸底细，也不求人做媒的愣小伙子给她写情书。更有甚者，竟当面要求约会。无论是从脸上，还是从腰身上，看不出她已经结了婚，并且生过一个孩子。金婕说相里明珠属于那种远远落在实际年龄后面的女人。当她十八九岁时，由于有些稚气，别人会以为她只有十六七；当她结了婚，由于年轻，由于容光焕发，别人还当她是姑娘家；年轻轻的生了孩子，肚子不鼓，腰不粗，两个乳房也不向下掉，步履轻盈，脸上的颜色能缓过来，看上去还像个姑娘；到了30来岁，只要不是一个劲儿地生育、怀孕，则依旧楚楚动人，顶多像个新婚的小媳妇。金婕说这番话，其中有自我炫耀的成分，因为她不单单是朝阳电器设备厂的大美人，而且是厂文艺队的台柱子。她比相里明珠大五岁，已有三年的婚龄，却从来没有把有关她不能生育的流言蜚语放在心上。她说她不到30岁绝不要孩子。厂党委书记冯念农的老婆、组织干部科长韩秀梅，曾在非正式的场合预言，相里明珠

这妖精般的美貌，还将持续20年之久。她是以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女人的身分，而不是以一个政工干部的身分，评价另一个女人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到乔冬晨家里来的相里明珠只有21岁。在这么个年纪上，上大学的姑娘还未毕业。毕了业的中专生还没有定级，18岁进工厂当学徒的姑娘，若是学徒期为三年，顶多刚转一级工，谁会匆匆忙忙地结婚呢？更不用说各行政部门还有提倡晚婚的规定。莫非乔若菊猜到了相里明珠不到16岁进工厂，不到18岁转正，一转正就嫁人的这一段历史？

乔冬晨向姐姐介绍相里明珠时只说：“她是我们厂里的同志。”乔若菊好像没听见乔冬晨的话，用她那一双严厉的眼睛，在短短的几秒钟内，把相里明珠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。乔冬晨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姐姐就不喜欢相里明珠。梁论章打破了这种令人尴尬的场面，他给客人倒茶、让座。但乔若菊却不认为自己失礼。从乔冬晨家出来，相里明珠说：“你姐好像要吃了我似的。”乔冬晨说：“我妈去世时，我小学还没毕业。我姐一直把我供养到参加工作。不管我的什么事，她都操心。”相里明珠说：“我再不到你家来了。”然而，就这么一次，乔家的邻居们都说乔冬晨找了一个鲜花般的姑娘。

当几片白云挡住了六月的太阳，乔冬晨请相里明珠参观他在小院的空地上种的37棵向日葵。这片向日葵，一个个长得比一坡流水的厦子房的后墙还高，向日葵的杆儿，有黄油枪管那么粗，葵花盘虽然还没有成熟，也有小号洗脸盆那么大。乔冬晨摇晃着向日葵杆儿，对相里明珠讲述这一小块土地的开发经过。他和母亲住进城里不久，便从姐夫的言语中知道，这个小院连同康复医院，都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的一部分。他心中暗自高兴。从搬家带来的破烂用具里，找出一把缺了一块刃的

铁锹，把这片长着杂草的荒地统统翻了一遍，翻过的松土有一尺多深。可是不仅没有挖到军刀、小手枪之类的武器，就连子弹壳也没找到一个。他怀念搬家时送给乡亲们的镢头。他用手搓着带有瓦砾的杂土，结果搓出了一枚国民党军官帽子上的帽徽。梁论章见到这枚锈得没样子的帽徽，对乔冬晨说：“你如果不想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，就把这劳什子扔到厕所的粪坑里去。”清明时节，梁论章抓来一把向日葵籽，撒在乔冬晨深翻过的土地里，不几天，就长出了嫩绿的幼苗。乔家和他们的邻居们，把洗漱水、刷锅水、洗了衣服的肥皂水，馊了的饭菜和裹着炭灰的小孩粪便往这块地上泼。那些幼小的向日葵苗，不但顶住了这些冲击，而且还表现出它们正盼望着这种养料，一天一个样儿地风长。结果还没到那一年吃西瓜的时节，向日葵杆儿就长得跟现在一样高，一样粗。葵花盘也有这么大。又过了一个月，葵花盘停止了生长，花盘上的小黄花开始枯萎，黑色的葵花籽儿露了出来。往后，每年的长势都是这么好。乔冬晨说：“我在乡下也种过向日葵，可从来没见过能长得这么好。”相里明珠说：“我也没见过长得这么高这么大的向日葵。你现在应该找把十字镐深挖一下，没准这块地下埋藏着宝贝。”乔冬晨说：“这话我妈也说过。”相里明珠的话还使他想起母亲在世时，不止一次梦见这块地方有两只大水缸，缸里灌满了清水，水缸旁边卧着一匹枣红马。梁论章给岳母圆梦时说：“清水是财气，枣红马表示你老人家有势。”乔老太太相信女婿的话，她认为自己的确活得有钱有势。只是没想到要在这儿探宝。

有一年入冬时，梁论章把那些风干了的向日葵杆儿收拾在一起，用这些杆子给他们住的那间不大的屋子，扎了一道上齐

顶棚下落地的隔墙。乔若菊找来些旧报纸，打了一锅浆糊，把隔墙裱糊了一下。从此乔若菊、梁论章和他们的大儿子住在里间，乔冬晨跟母亲住在外间。那时离乔若菊的老二出世还有三年。乔若菊快生老二时，梁论章又用积攒下的向日葵杆和从建筑工地上拾来的油毡片儿，搭起了全院子第一间简陋的厨房。那向日葵杆算不上什么轻质建筑材料，却也经用。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也没有把棚子摧倒。

在这所院子里，要是谁家的小伙子领一个姑娘到家里来，或是姑娘领着男朋友到家里来，这就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已经跨过自由恋爱的阶段，进入准备结婚的阶段了。爱情早已不成问题，不是你爱我，我爱你干吗到家中来？中心的问题是结婚费用那一档子事。那种打电话你约我，我约你，悄悄送一张电影票，一本日记本的把戏早已玩厌了。那时虽早已不说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话，但一般青年男女间的交往，都十分慎重。要是有一个姑娘领男朋友来自己家，那么从这天起，这小伙子就会成为她家的常客，每个星期天都会来，来了还帮忙干活儿。下雨天也来，来时打着时髦的黄油布伞。过年过节时会送大礼。这种现象一直要持续到迎亲的队伍把新娘子从娘家接走。而带姑娘来家的小伙子，让未婚妻露一下面之后，就主要去未来的岳母家表现，直到将媳妇娶进门。有人建议乔若菊在医院的年轻女护士中，给自己挑个兄弟媳妇。乔若菊说：“不急，他年纪还小。”梁论章还说，要等就再多等几年。如果在此期间，乔冬晨自己找不到对象，年轻人好高骛远的心思，也就淡了。要不然，他很可能把包办婚姻，跟别人给他介绍个女朋友的事，混为一谈。乔若菊说不急，另有原因，主要是乔冬晨的工作不够体面。再说直到那时，她的周围也没有一个她能看上眼

的姑娘。其次是没有准备好结婚所需要的钱和东西。她曾在母亲面前许愿，决不能让乔冬晨像自己那样，洞房里只有两床合在一起的军用被子，其余的物件，一只大挎包就可以装完。她晃着手腕子上，退伍时买的那块带日历的罗马牌手表，对母亲说：“要是到时候没钱的话，我就把这块进口表卖了。卖表的钱，够请咱们全村的人吃一顿宴席。”

他们的村子是一个大村，也是一个穷村，却有着一个叫人不敢相信的好名字——春临村。解放前二年，多年没露过面的乔若菊的舅舅，带着一支不足200人的队伍从村外过。他没进村，派人进村把姐姐叫到村外，说了几句话，便把外甥女带去当了兵。那一年，乔冬晨说话时把字还咬不清。后来乔冬晨时常听母亲说起，姐姐当兵去的情景：除了身上穿的，连一条线也没从家中带走。乔若菊的父亲乔志高身体不好，别说干不了农活儿，就是在村口的破庙里教孩子们念书，也支撑不下来。他本来就不是庄稼人，在北平做买卖赔了本，又逢日本人在芦沟桥打仗，他携妻带子回到家乡。他们落户的村子，不是乔家的老家，而是乔若菊母亲的娘家。那时，省城里乔家的老家，家道已经败落。乔志高想在乡下教书，混一口饭吃。乔若菊当兵后，村子里的人纷纷议论说：“看乔家把日子过成了什么样子？长成人的闺女，养活不起也不说嫁人，倒要送出去当兵。”那年月，有一句俗语，叫做“好铁不打钉，好人不当兵”。一时间，这件事成了村子里的笑料。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来仔细问问，乔家的大姐当的是什么兵。解放时，在离村子五里远的地方打了一仗。大炮的炮弹没有落到村子里，村外乔老先生教书的破庙，却被炮声震塌了。枪子儿蝗虫般从村外的天空飞过。没过几天，穿着粗布制服的区委干部，就宣布解放了。接着就

来了工作组，闹起了土地改革。当乔若菊穿着带胸章的、钉了两排纽扣的列宁式军衣，蹬着高腰的军用翻毛皮鞋，咚咚咚地在村里上冻的路上走过时，村子里的人才知道乔家的大姐有出息了。她带回了新疆的葡萄干，东北的人参，广东的香蕉，渤海的大对虾。村子里最富有的地主也没有品尝过这么多美味佳肴。又过了一年多，到了那一年的夏季，乔家刚刚雇人割完麦子，乔若菊把一个也穿着一身军衣的年轻男人带进了自己家。他就是梁论章。那时村子里才有人到外面那个战火早已平息了的世界去谋生，并把新鲜的消息带回村里。

那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夏天。麦子丰收，瓜果繁多，村外涝池里的水一直满满的。乔家的院子里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富足景象。堂屋的桌子上有梁论章孝敬二位老人的点心，厅房里有甜瓜、红嘴青桃和大白杏，厨房的案板下堆着菜园子送来的时鲜青菜。隔上一天不买肉，就一定要杀鸡。炒菜时随风飘去的香味，在村外都能闻见。院子当中那棵樱桃树下的破炕桌上，从早到晚都摆着烧酒、用锡纸包着的纸烟，和从省城买的茶叶泡的茶水。村子里任何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到乔家来，都一定会受到款待。这年，又是乔家买了最早上市的西瓜。翁婿见面那天，乔老先生问梁论章：“令尊是——？”梁论章说：“农民。”又问：“你的大名？”梁论章说了。乔老先生连声夸这名字起得好。梁论章说：“我长到八岁，还没起个正名。有一天，我捉了一对斑鸠，掏了一窝斑鸠蛋，我爹说不准吃。他出去打了半壶酒，让我娘把斑鸠和斑鸠蛋烧成菜，把我们村上教私塾的先生请到家，给我起了个名字。”乔老先生问：“那先生没给你算命？”梁论章说：“那是个只会教书，不会算命的先生。能给起个名儿，已是赏脸了。”乔老先生说，乔若菊两

岁那年，她爷爷为祭她奶奶去世三周年，摆了三桌酒席，叫了些唱戏的。第二天，把省城南边玄静寺的老和尚请到家做法场。然后给老爷子自己算命，再给孙子孙女们算命。那时乔家在省城算是家境殷实的商户。开着一个酱货铺子，一个小布店，一间药材铺子。那一年这和尚已经81岁。几十年来，方圆百十里，凡是请这和尚算过的命，屡屡应验。他先给乔家的孙子们算命。乔家的孙男们命都不好，五个孙子中有一个命短，难以成人。后来果然早夭。其余四个一个不宜经商，宜事农桑。一个命里缺水，五十以前无功名。一个要安于贫贱，少交朋友，老来可享安乐。相比之下最后一个命最好，婚姻美满，儿孙满堂，但因水土不合，要远走他乡。同乔家的孙子们相比，三个孙女的命，都好得不能再好。乔若菊的堂姐，命中富贵，可望嫁个贵人。乔若菊的堂妹因子得福。而乔若菊的命，好得令乔家的男人惭愧。那和尚带着行将入土的老人的坦诚祝愿说：“这闺女是乔家一府。”乔若菊的伯父们听了这话很是不以为然，伯母们认为乔若菊不过是要招个上门女婿而已。而乔老先生当时就认定乔若菊将要有出息。连在后来最艰难的岁月中都没怀疑过这点。从那天起，乔家老爷子对乔若菊也另眼相看。老爷子请和尚吃斋饭时，把乔若菊抱上膝头，老和尚还夹菜给她吃。在这个家教严谨的家庭里，乔老生长到20岁，还不能随便留客人吃饭。有一次他这么干了，老爷子拿着拐棍满院子撵着揍他。一个对子女如此严厉的老人，却情愿让家产败在一个浪荡女人手里。乔家的儿子们过后才知道，老爷子请和尚来算命，是预测自己能不能娶一个正守寡的、末等军阀的第七房姨太太。那军阀待人苛刻，部下反叛，先暗算了他，再把将军府满门抄斩。大约这七姨太不配住将军府，得以捡条活

命。那女人进了乔家的门，乔家就再没有安稳过。背地里，乔家的人都叫她“窑婆子”。她既赌钱，又抽鸦片烟。天天早上喝燕窝粥，吃油炸小米。得空还把老爷子的银元往她娘家兄弟手上送。听了这些话，梁论章说：“把眼光放远点看，这还是件好事。不是那女人，眼下你也成不了贫农。我爹常说‘房是熬煎地是累，银钱是人的催命鬼。’”乔老先生点头称是，说了句“福兮祸所系，祸兮福所伏”。

村里有一户地主，是乔若菊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。但是从乔家在村里落户那天起，两家就没有来往。那家有个跟乔若菊年纪不相上下的闺女，这闺女不止一次地嘲笑过乔家的贫穷。说乔家连一块种豆儿的地也没有。地主婆向村里人解释两家不来往的原因时说：“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”可是偏不偏土改时，乔家分到的土地就是他们家的。乡里乡亲的到乔家来喝酒、品茶的那些天，他们家也没有一个人到乔家来。在乔若菊和梁论章假期快要结束时，地主婆来请乔若菊给老地主看病，说老地主活不了了，肚子疼得在炕上直打滚。乔若菊的母亲看了看女儿的脸色，先把客人打发走。乔若菊的父亲对女儿说：“他们有难事求你，你不去，你不是跟他们成了一样的小人？”乔若菊说：“我忙着哪。”梁论章给岳父使了个眼色，乔老先生把女婿领到地主家。梁论章看了看病人，让地主婆去村里的“神婆子”那儿讨了一枚针灸用的银针，立时就把老地主的病治好了。这下子村里人又知道乔家的女婿是个神医。当天晚上，地主婆拉着她的小儿子，提着一篮子鸡蛋，来谢乔家的人情。

起初几天，乔若菊为了打消母亲对梁论章的不必要的尊敬，介绍梁家的情况时说，他们梁家，比乔家强不到哪里，一

共只有五亩薄地，三间草房，一匹老马。梁论章的母亲不是个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人，而梁论章的父亲又过分节俭。每天晚上的那顿饭不准调盐，说是饭吃香了，吃得多。可是他出去的时间长一点，梁论章的母亲就在家炒鸡蛋吃。这种事若是让梁论章的父亲撞见，或者看见罐里的清油少多了，梁论章的母亲免不了要挨一顿打。听了这些，乔老太太一点儿也不感到可笑。她流露出无比的同情说：“咱们村上也都是些这样的男人。”乔若菊又说，梁论章的一个弟弟，爬在装满了麦草的、正行走的马车上玩，从草垛子上掉下来，被后面拉车的马踩死了。这时乔老太太甚至揉了揉下眼睛。她说：“我一辈子生了你们姊妹六个，就活了你跟冬晨俩。”乔若菊生气了，问道：“你一天提心吊胆的怕什么？”乔老太太唉了一声说：“妈是怕乐极生悲呀。不敢相信如今日子这么好过。你可能忘了，老四饿死那年，我差一点去上吊。”乔若菊说：“妈，是社会主义好。过几年，我还要接你和我爹进城去住。”

然而乔老先生没有能够等到那天。久久折磨着他的腰椎结核，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。乔老先生病重时，乔若菊乘坐一辆苏制嘎斯吉普车，从省城赶来。吉普车在乡间的土路上扬起了一条黄龙。她请来了自己医院里最有声望的军医，带着院长批准使用的、当时十分珍贵的盘尼西林。可是，这时已经到了乔老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他拉着女儿的手说：“若菊，爹除了给你起了个名字，什么也没能给你。可是你看看，你把什么稀缺的珍品都给爹用上了。爹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可是在村子里没有面子，连爹的面子都是你给挣来的。孩子，过去县太爷外出，不过骑马坐轿，今个儿，你连汽车也开了回来。这几年，多好的东西我也吃了，好用的物件也用了。就算当年在北平做

生意不赔本，也不能享这么多福。爹真感激你。”老先生就清清楚楚地说了这几句话，便昏迷不醒了。痰在喉咙里咯咯直响，双手死死抓住乔若菊的手不放。乔若菊哭成了个泪人儿。连那见过不少死亡场面的军医，也为之神伤。三更天，老先生死了。乔若菊厚葬了父亲。棺材是三寸厚的松木板，两头用了四寸的柏木档头。寿衣里外三新，是从县城买来的。铺一床牡丹仙鹤图的褥子，盖一床描龙绘凤的被子，脸上遮了块织花白缎子手帕。从邻村请来的戏班子，在院子里彻夜唱戏。在明晃晃的大红蜡烛的光亮里，唱戏的瞎子瞪着两个白眼珠子，扯着嗓子吼。悲怆的鼓乐一直响到棺木入土。吹鼓手们歇了歇，又在迎魂那天大吹大唱地闹了一夜。乔若菊本想在家里再守上半个月的孝，但医院里派人把她叫走了。这时，志愿军在朝鲜打了停战前的最后一次大仗。伤员已经运回到后方的部队医院里。梁论章对乔若菊说了那天伤员入院时的紧张情景：开饭的铃声还没响完，集合号就响了。运伤员的汽车应着号声就进了医院。下在锅里的饺子泡成了汤。等到坐在食堂里吃汤片肉馅时，已经到了第二天的黎明。

朝鲜战场停战后，乔若菊两口子一块儿转业到了地方上，进了省城康复医院。这会儿，省城正式定名叫做凤城。她把一切安排妥当，把母亲和兄弟接进了城。乔老太太过不惯城里的清闲日子，时常想回老家。第二年，乔若菊和梁论章有了他们的大儿子，起名叫红星。

不久，去朝鲜带兵打仗的乔若菊的舅舅也回了国。到了康复医院飞机形大楼落成那年的腊月，乔老太太因脑溢血去世。乔若菊后悔不该接母亲进城，认为是看孩子、操劳家务把老人累死了。那正是饥饿来临的前夕。过了好多年，梁论章悟到，

岳母赶在那一年死，是因为命运通过梦境已宣布富足之后，不愿让她再度见到贫穷。办丧事时，乔若菊的舅舅从外地赶来。他劝外甥女道：“傻丫头，你知道什么叫善终？过去人讲迷信，认为一辈子积福行善的人，才能像你妈这样毫无痛苦地去世。你把做儿女的孝心尽到了，对得起父母。”为了安慰外甥女，为了照顾外甥，他在这儿住了近一个月。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带兵了，到一个不准说出口的保密单位当领导。论官位，可比个师长大多了。只是外甥女，外甥都不能去。也没有明确的地址，写信只能在信封上写信箱代号。

从此，乔若菊把对母亲的孝心转换为对乔冬晨的慈爱。她没料到，乔冬晨初中毕了业也不跟她商量，就进工厂当了工人。那年，暑假快要过完时，乔冬晨对乔若菊说：“姐，你在部队上别退役多好。那时你多有气魄，多有钱。前前后后的人谁见了你不夸？可是这几年，你总是为钱的事跟我姐夫吵架。我这么大了，不上学了，我要挣钱。”那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，在凤城找个干体力活儿的工作也不难。为了躲避姐姐的责骂，乔冬晨当天就住到厂里去了，以后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才回家来。要是有哪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不见乔冬晨回家，第二天一早，乔若菊会乘坐开往郊区的头一班公共汽车，到乔冬晨的宿舍找他。在就业问题上，乔冬晨自作主张已经酿成大错。在婚姻上，乔若菊不允许他再出错。她和梁论章的确经常为经济问题吵架。梁论章最小的弟弟到了结婚的年龄，可是农村中买卖婚姻的风气盛行，为了订亲，梁论章给了家里不少钱。这使乔若菊反感：怎么能用钱买媳妇？生活可以艰苦，但钱不能那么花！梁论章说：“乔冬晨不进城，要娶媳妇也得这么花钱。”乔若菊说：“只有你们那一带的人才这样办事，我

们村不一样。”梁论章说：“别你们你们的，只有每年春天吃荠菜时，你才想到自己是农村人。其他时间，你是城里的太太。”乔若菊怒目而视，声音轻轻的：“太太要靠男人养活，你是怎么养活我的？娶进门时给了多少彩礼？”梁论章知道该让步了，很温和地说：“我哪里养得起你？我身上穿的衣，腹中吃的饭，都仰仗于你。连我兄弟娶媳妇的钱，都是你省下的。”乔若菊哼了一声，算是消了火儿。

乔若菊从野战部队转到陆军医院时，医院里有不少年轻英俊资格老的首长，军医中也有年纪不算太大的光棍。但乔若菊不愿找一个位处显要的丈夫，所以她看中了梁论章。那时梁论章只是个相当于排长的护士长。在军龄不相上下的姐妹们中，她第一个嫁给了下级军官。而在此之前，医院里的姑娘大有非团营长不嫁的势头。面对最亲密的女友，乔若菊也没敢说 she 看上了梁论章什么。有时，她在心里给自己解释说，大概是因为见惯了自己父亲在母亲面前的温顺样子吧。她不能想象跟一个趾高气扬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样子。

相里明珠到乔冬晨家去的那天，既不是星期天，也不是什么节日，连那种不放假的节日也不是。那天他们进城，是因为一大早厂团委就组织部分团员和青年集合，进城劝说正在闹事的大学生回学校去上课。前一天，大学生们在城里又是游行，又是讲演，末了，在省委门前的正阳门广场上静坐示威。他们要求省里撤回派到各大学的工作组，要求为被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定为反革命、反动分子的同学平反，要求省委第一书记来广场回答问题。坐了大半天，第一书记也没露面，其他书记也没出来。到了平时快下班那会儿，一个秘书模样的男人走到大学生中，想对学生们讲话，没说上十句，就被轰了回去。那会儿，广场

上已有不少前来劝说大学生的干部和工人。大学生们对这些人说，连你们到广场上来这件事，都是省委的阴谋。如果没有人指派，没有人充当后台，你们敢不敢来呢？说着他们就展开了拿在手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6日《通知》，展开6月2日的《人民日报》。他们说《通知》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，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，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。6月1日晚上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过这张重要的大字报。那些来时自持高明的干部和工人，听了这些话，虚晃一枪，说一句“你们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”便跳出圈外回家了。这些事，当天就传到了朝阳厂。第二天一早，朝阳厂16辆卡车组成的车队，满载着工人，向广场驶来。出发前，团委书记芦炬简单地宣布了几条纪律，那些纪律没超出春游和团日活动的纪律范围。来到广场，又规定了下午集合的时间。当芦炬率领着朝阳厂的队伍，信心十足地向静坐的大学生营地靠近时，乔冬晨想的是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一天的时间。学生中有人站起迎了过来。朝阳厂的队伍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半圆圈，围了上去。芦炬那朗朗的声音响起来：“同学们，你们的任务是学习。”至少有五六个人同时答道：“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主课。”芦炬加快了说话的节奏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：是谁送你们上大学的？没有党的领导能有你们的今天？你们反对谁？当他缓气时，一个声音沙哑的学生，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明确的回答：“是无产阶级，是翻身的贫下中农送我们上大学的。他们能送我们上大学，是因为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分歧。问题是混进党内的敌人正在篡党夺权，其中有些人被揪了出来，有些人正受到重用。正是这些